

《安士全書》。尊敬的諸位老師、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彌陀佛！請大家翻開經本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卷上》第四十八頁，我們從第四行大字的這一行經文看起。

【天必錫汝以福。】

我們從這裡看起。下面是「發明」，我們把這個文念下去：

【上句如我存心。是因。此句錫汝以福。是果。必字。如種瓜得瓜。種荳得荳。毫髮無爽。非如窮措大所謂。上古天心可問。叔世天心不可問之說也。】

我們今天從這段看起，我們繼續來學習《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》。這句承接上一句，「人能如我存心」，接下來就是『天必錫汝以福』。『上句如我存心是因』，就是修因。我們佛家、儒家、道家，其實這個三家都有講因果，只是這個三教，佛教講得比較詳細、比較廣大。佛教講三世因果，儒教、道教講的因果就是我們現前這一生這一世的，我們一般所謂現世報，我們現在看得到的、聽得到的，能夠接觸到的。所以我們仔細看儒家，像《易經》、《史記》記載，道家的《太上感應篇》，我們諸位老師可能都有讀過，講的因果報應，主要是以我們現前今生今世可以看到的。佛家講三世因果，儒、道它講因果要偏重在現世報。講現世報是有必要的，從現世報講，我們一般人比較容易理解，也比較容易接受。如果不從現世報講起，講過去、講未來，過去的已經過去，忘記了，未來還沒到，一般人就不容易理解，自然也就不容易接受。所以儒跟道，它講的因果注重在現世報。我們有現世因果報應這個概念，再往前推，推到過去生的；再往後推，推到未來世的，我們信心基礎就從

這裡建立了。所以實際上講，儒釋道三教，都離不開因果，因果報應這個理論、這個原則、這個事實。

文昌帝君他一開頭就講，「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，未嘗虐民酷吏。救人之難，濟人之急，憫人之孤，容人之過。廣行陰鷲，上格蒼穹」，他接下來就，「人能如我存心，天必錫汝以福」。以上簡單幾句，就把他的修因給我們具體的舉出來了。所以怎麼存心，周安士居士也給我們講，這個心，等我們深入佛法、深入《楞嚴經》再去探討；如果現在還不明白，就先依文昌帝君他這樣的存心、這樣的對人，我們來效法他這個行誼就可以了。

『此句錫汝以福，是果』，就是有因就必有果，這樣的存心，做這些好事有什麼果報，福就是果報，在佛法講福報。現在在佛教裡面，也有很多寺廟提倡人間佛教、人乘佛法。人間佛教也是佛教五乘第一個，人乘佛法，再提升就天乘，生天了。人天都在六道裡面，沒出六道。有很多人他目前只想到要求人天福報，佛大慈大悲，也滿大家的願，就教我們如何得到人天福報，所謂人間佛教就是修人天福報的。人天再提升就超越三界，阿羅漢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所以這個五乘佛法，第一個人乘，第二天乘，第三聲聞乘，第四緣覺乘，第五菩薩乘，就分為佛教五乘佛法。人乘佛法是基礎，但是我們想要得到人天福報，也要如理如法來修學才能得到，也不是說我們喊喊口號，心裡有個期望，這樣就能得到人天福報了。一定要修的，好像農夫，你沒有去種植，明年就沒收穫。不能在家裡用想的，還要具體行動，想好了之後，後面要有具體行動，信解行證，才能得到那個結果，證就是證果，證得那個效果。所以「此句錫汝以福是果」，前面如果能夠照文昌帝君這麼修，必定得到福報。福報在我們中國人講有五福，我們常常看到過年有人寫那個門聯，都貼個「五福臨門」，這些都屬於福報。『必字』，必這個

字，『如種瓜得瓜、種豆得豆，毫髮無爽』，「必」是一個很肯定的字眼，是個關鍵字，必就是必定，毫無疑問的。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，這個是因果自然的規律，定律，因果的定律。你拿瓜的種子去種，結的果必定是瓜；你拿豆的種子去種，結出來的果必定是豆，那個豆的種子不會結成瓜，瓜的種子也不會結成豆，這是因果的定律。引用植物讓我們去了解因果它的定律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所以「毫髮無爽」，就是絲毫都不會差錯的，所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善惡果報絲毫不爽。

『非如窮措大所謂，上古天心可問，叔世天心不可問之說也。』這講得很具體，講得也很實在、也很契理，我們很容易能夠明瞭，不是講得很大、講得虛無縹緲的，讓我們覺得好像很玄的。所以這些因果教育是很切實際的，實在講，因果教育都是講現實。過去我們淨老和尚早年在講席當中常講，現在人講現實，沒有佛法講得那麼現實。佛法講現實是什麼？因果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這個是最現實的。《太上感應篇》講得更是明若觀火，如果我們深入讀了有心得，我們第一個感覺就是觸目驚心。但是現在我們讀還沒有感覺觸目驚心，看到祖師在序文給我們講觸目驚心，念了我們也還是沒有觸目驚心。讀這個書要讀到有心得，就是我們那個感受現前，那就有心得，那就不一樣。你看我們讀《了凡四訓》，《了凡四訓》不是講嗎？袁了凡先生他一看雲谷禪師說實行改過，他就感覺跟以前不一樣，以前是渾渾噩噩的，一天過一天，現在都很有警惕心，那個警覺心提升了。俞淨意公也是這樣的，剛開始在修的時候遇到灶神，還是浮浮沉沉的，那個都是業障相。我們現在回到我們自己身上來，我們是不是這樣？我常常想自己，我是這樣的，浮浮沉沉的，像袁了凡先生講，有時候相信，有時候又懷疑，這個信心總是起起伏伏，不堅定，這個就是業障相。所以他們就努力修懺悔

，真有感應，他整個感受就不一樣，跟從前就不一樣，那個就是我們初步感受到效果了。我們學習，諸位老師大家發心非常難得，平常我們常講教學相長，所以大家學了就要去教，一面教一面學，一面學一面教，教學互相增長。所以發心教學，彼此都會增長。我們講這些因果報應的道理，講這些經教跟別人分享，也是講給自己聽，所以教學相長。

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段，解釋「天」字。

【天字。有就形體言者。有就主宰言者。就主宰言。則所謂天者。即皇皇上帝也。後儒諱言上帝。輒以理字代之。其言未始不是。然世人說著上帝。猶有畏懼之心。若止說一理字。誰人畏之。且如密室之中。有一美女在焉。入其室者。淫心勃發。忽有人曰。室中已供玉皇聖像。彼女正在燒香。此時雖極惡之人。亦惕然知懼。未必遂敢於玉皇像前。肆行無忌也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，這一段是給我們解釋『天』這個字，它的含義、它的意思。這個「天」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上天，我們抬頭往上看，天空。在此地給我們解釋天的意思，天這個字，『有就形體言者，有就主宰言者』。就形體，我們看到天空，那統統是天，這個一般人大家都知道，說到天，頭就往上看，上天，上面天空，這是就形體而言，就形體來說的，就這個形狀，它的本體來講。「有就主宰言者」，也有從主宰這個意思來說的。『就主宰言，則所謂天者，即皇皇上帝也』，就是主宰的意思，天在中國人講玉皇上帝。這個上帝，我們一聽起來，上帝，不管中國人、外國人，外國人講到上帝，他們也會肅然起敬，對上帝他就有個畏懼之心，上帝是我們的領導，所以就有一種畏懼之心，有他的神威。『後儒諱言上帝，輒以理字代之。』「後儒」就是宋代以後學儒教的這些讀書人、這些理學家，特別南宋，在宋朝的時候理學家。這些宋以後的學儒

的人，「諱」就是避諱，「諱言上帝」，他們就不講上帝了，用什麼？用「理」來代之。講到天，要有天理，用道理代之，所以說以理代之，用「理」這個字來代替上帝。所以後來說天理天理，要有天理。『其言未始不是』，他說這個說法也未嘗不對，也是對的，也是有道理，就是用理這個字來代替上帝，這個說法也是沒有錯。

下面講，『然世人說著上帝，猶有畏懼之心』。世間一般人說到上帝，他自然生起一個畏懼之心，有一個敬畏之心。『若止說一理字，誰人畏之』，你只說理，不說真有一個上帝，哪個人他有敬畏之心？我們是跟你講道理的，他就沒有敬畏之心了。只有講天理，沒有講天帝，那這個人他不會有畏懼之心。畏懼之心也是我們改過之機，我們讀《了凡四訓》、讀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他們開始修懺悔法，懺悔有心得的時候，他們那個敬畏之心就提起來了，雖然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，好像很多鬼神在旁監視他，看著他，就不敢放縱了，你看俞淨意、袁了凡都有這個心得。如果我們還沒有這樣，我們業障還滿重的，我們要努力提升，像袁了凡、俞淨意這樣，儒家講的十目所視、十手所指。那如果沒有一個上帝，好像沒有有人在監督，他就肆無忌憚，他就無所忌諱了，在有人的地方不敢亂做壞事，沒人看到那就知道了，可能就會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。所以此地主要是說，給我們提起，只有說一個理，沒有講真正有個上帝，那沒有人會有畏懼之心。

下面舉出一個例子、一個事例，『且如密室之中，有一美女在焉，入其室者，淫心勃發。忽有人曰：室中已供玉皇聖像，彼女正在燒香。此時雖極惡之人，亦惕然知懼，未必遂敢於玉皇像前，肆行無忌也』。這也是舉出一個例子來給我們講。在「密室之中」，沒有其他的人，有個美女在裡面，男子進入這個密室的時候「淫心勃發」，意念生起來。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人說，這個室中已經有供

奉玉皇大帝的聖像，這個女子正在燒香。有這個上帝觀念的人，這個時候雖然是極惡之人，因為平常他心目當中最尊重的就是上帝，這個女子正在給上帝燒香，他就不敢在上帝面前亂來，他就收斂了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如果不是這樣：

【若但告之曰。汝之所為。大非理之所宜。逆理。則得罪於名教。不可以為君子。試問此人。當奮然勃然之時。果能聞之而頓息否。】

這一段就是講，如果你沒有給他提到有上帝在，在監督我們，只是告訴他，你這樣做是不理性的，『大非理之所宜』，不理性的，『逆理』，違背天理。你違背天理，你就『得罪於名教』，在儒家講，這個名教是非常重視的，你就不能做一個君子，你就喪失了君子的資格。周安士居士在這個時候提出一個反問、試問，就是大家嘗試去問一問這個人，他那個意念正在勃發的時候，你給他講這個道理，他能不能把那個意念馬上就平息下來？這個很難。聽到這些道理能夠平息下來，大概是孔子、孟子、顏子、曾子，這些才有辦法，這個以下我看很難，控制不了，煩惱習氣一上來，一點辦法都沒有。如果有個上帝這樣的一個觀念，人他自然會生起敬畏之心。像這些西方人，你跟他講很多，他也未必會接受；講上帝，縱然他不相信，起碼他也不敢反對。你跟洋人講上帝，大概大家現在都相信科學，縱然他心裡不信，但是也不敢開口反對。沒有上帝，那教堂那麼多？那個統統是上帝。

【故知天字就主宰言。足以勸化學者。有功於儒教。】

從這個地方我們知道，「天」這個字也有『就主宰』這個意思來講的，不是只有天理，講道理，它實際上也是有個主宰。就好像我們人間一樣，人間也有國王、也有總統、也有領導，這些老師來給你講道理，你犯錯了，法律會處罰你。所以在天地之間，《太上

感應篇直講》，在台灣有一位老居士，那個老居士是大陸去的，唐湘清老居士，他就講，他寫的序文比較淺，印光大師寫的序文跟李炳南老居士寫的序文比較深度。他寫這個《感應篇》序文，以前他們到台灣去也開中藥鋪，《感應篇》他很早就有了，但是有了他也沒看，放在書架。我們也常常有這樣的情況，不要說別人，我自己也有這種情況，有些書很喜歡，買回來，放在書架擺好看的，從來沒去翻一翻。唐老居士他也是一樣的，就放在書架。到了有一次他眼睛有疾病，因為他是佛弟子，三寶弟子，學佛，學佛的當然都是以佛經為主。雖然印光大師提倡《感應篇》，大師他的身分、地位、名望很高，是我們中國淨宗十三祖，他老人家提倡的，縱然你不相信，也不敢公然反對，但總是不會很去重視這個東西。一般佛教徒都認為，我們學佛就看佛經，道家的看那個幹什麼？那外道。如果不是印光祖師提倡，我們佛教徒有哪個人會去看《太上感應篇》？大概非常少，少之又少。誰會去看《感應篇》、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？佛教徒他不曾去看。

印光大師提倡，所以學其他宗派的佛教徒他不一定會看，但是我們印光祖師這個法脈的，我們會看。我們淨土的法脈就是印光祖師這一脈的，所以台灣台中蓮社、台中慈光圖書館，他們那個講堂，都是一邊是供印光大師，一邊供李炳南老居士，這個表示說淨土的師承是從印祖那邊來的。所以我們台北雙溪有居士送我們一個山地要做念佛道場，陳永信居士，他說我們老和尚在台灣弘法這麼久，也要有個山頭。人家星雲大師有佛光山的山頭，聖嚴法師有法鼓山，我們要有個淨空山。他那個山送給我們沒有名字的，那個不曉得叫什麼山，就是山。後來我就給師父報告，我說師父，陳居士說那個山捐給我們，要給師父做一個山頭，這個山的名稱叫淨空山。我們師父老人家說要不要，千萬不要用我的名字。不用你的，那

要用什麼山的名稱？他說叫台北靈巖山雙溪小築，就是靈巖山。當然他老人家這麼一講，我就知道意思了，我們淨宗法脈就是從靈巖山來的，蘇州靈巖山。在台灣南投，妙蓮長老他也有靈巖山寺，那是在南投，我們在台北。有機會歡迎大家來山上，這個山雖然什麼都沒有，只有樹木、空氣、水，兩棟農舍，現在還在申請批文。我們這個法脈是根據印祖來的。

唐湘清老居士是佛教徒。當然，特別我們中國佛教都沒有讀小乘經典，《阿含經》很少人去讀，我們大部分一接觸就是大乘經典。他這個眼睛犯了眼疾，非常痛苦，心裡那個煩惱很難平息下來，心裡煩躁、煩惱，遇到身體生了這個疾病，心很煩躁。他忽然就覺得，自己一生學佛這麼幾十年，竟然犯一個眼疾，這個眼睛有病了，心中這種煩惱竟然無法平息下來，學了這麼多的大乘經教好像派不上用場。平常沒有生病的時候好像覺得都還不錯，生病這個境界一來，煩惱叢生。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，看到書架上《太上感應篇》那本書，那個時候才拿下來看，結果這麼一看，看了一遍，他竟然平息了這些煩惱，知道自己得這個病都有因果。我們這個福報，五福，考終命，又長壽、又健康、又好死，第五福我覺得是最重要的。健康長壽，我們要死的時候不要受折磨，要死就乾脆一點，就氣一斷就走了這個最好，不要這麼拖，要死不活，真是很恐怖的。所以他看了這個書，他竟然過去那種觀念做了整個大改變，才體會到印光祖師為什麼提倡這本書。也就是告訴我們，學佛的人沒有這個基礎，你學大乘佛法是結結緣，這一生結不了果，學佛必須得有結果。所以那個時候他整個身心都大轉變了，心一轉，身也就跟著轉，病也就好了。所以他發心印這個書，還寫了序文。

這個序文當中，我記得有一段他講，《感應篇》都是講鬼神在監察的，玉皇上帝下面可多了，就好像我們政府，國家主席下面你



看多少官員，大大小小的。陽間有這麼多，陰間同樣這麼多，都在管我們的，如果你違法，你要受處罰，你就有苦頭吃。這個世間他用個譬喻，世間的警察是維繫我們社會的秩序，《感應篇》講的天地鬼神是陰間的警察，他也是維繫我們社會秩序的。所以《感應篇》，我們學傳統文化的老師也可以做功課，一天讀一遍是最好的，這是我的建議。因為我們道場也是這麼做的，我們那些職工、員工要上班，先讀一遍《感應篇》。如果我在，我都會像做法會這樣，帶著他們在佛前讀一遍，用我那個錄音大家跟著讀。我說有讀比沒讀總是好，不然這個十五分鐘的時間你不讀《感應篇》，大家都在滑手機，手機他肯定不會去滑《感應篇》。所以有讀比沒讀好，細水長流，長時間下來他也會產生一定的效果。所以我們依眾靠眾就是這樣，大家在一起互相依靠、互相勉勵，一起來學習，彼此都會增長。所以這個地方講，『故知天字就主宰言，足以勸化學者，有功於儒教』，這個不能沒有。

【若但就理言。徒開天下無忌憚之門。不可以為訓也。】

下面這個小字講：

【人人知畏懼。便是治天下之機。人人無忌憚。便是亂天下之機。】

只有講理，大家沒有畏懼之心，大家不會守法，沒那麼乖，沒那麼老實，如果那麼老實，早就跟海賢老和尚一樣了；沒那麼老實，真正老實人是很難得的。這個是東北劉素雲老師講的，她說什麼叫丈夫？在一丈之內是丈夫。這個意思大家明白，一丈之內她看得到的她的丈夫，一丈以外她看不到的就不知道了。她講這個話也滿經典的。所以現在離婚率那麼多不就是這樣？一丈以外的就不知道是不是她的丈夫了。如果有修學《感應篇》，時時刻刻天地鬼神就在我旁邊，在看著我，雖然只有我一個人，但是無形的鬼神，十

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。實在講，照《感應篇》講的，那不止十目所視、十手所指，超過太多了，就會收斂，就會守這個戒。不然那個戒也很難守，遇到那個境界來，實在講控制不了，就犯戒了，所以這個也幫助我們修戒。所以印光祖師在《文鈔》裡面講，因果教育是戒律的綱骨。我們蓋鋼筋水泥的房子，大家都知道要有鋼架，你才能灌水泥，那個房子才蓋得起來，戒律就好像那個水泥、磚頭。但是戒律它主要的精神就是因果，因果是戒律的綱骨，如果你不懂得因果，你那個戒肯定也修不好。受了戒常常犯戒，自己也不知道，還以為自己在持戒，持得還不錯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所以戒律的精神是什麼？實在講就是因果，因此因果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核心。實在講，現在講倫理道德，必定要輔助因果教育，如果沒有因果教育，我們倫理道德實在講，就跟戒律一樣，你也修不好。倫理道德給你講道理，知道什麼是對、什麼是錯，但是境界一來，「管他的，先幹了再說」，是不是這樣？那就先擺在一邊了。因果教育如果深入之後，像《太上感應篇》講的，明若觀火，觸目驚心，就是你現在這一世，你就可以感受到現世報，不要等到來生來世。所以《感應篇》講的是現世報，它沒有講來生墮到三惡道去了，那是來生，一般人他沒看到，他不相信。但是現世報，你舉出來大家都看得到、聽得到的，從這個地方再深入過去、未來，從現在世先入進去，再深入到過去、未來。

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段：

【況世間萬事萬物。何處不可說理。天固即是理。性亦即是理。天命之謂性。竟是理命之謂理。思之。不覺失笑。】

這一段就是給我們講，『況』是何況，『世間萬事萬物』，哪個地方不可以說道理？有那個事就有它的道理，有哪樁事情不可以說理？天是理，性也是理，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，你什麼

事情可以講理，難道天就不能講了嗎？實際上講，天就主宰來講有上帝，上帝有沒有，難道這個道理就不能講、不能探討嗎？意思是這樣，不能探討嗎？為什麼一定要避諱？在清朝（周安士居士是康熙年間人），很多學儒的人他就不信這個，不是現在人才不信，以前就有人不信。但是有這些事情，難道這些發生的事情它就沒道理嗎？講天有上帝，難道它就沒有道理嗎？就像現在，我們說上帝還沒看到，但是我們現前生活當中看到的，有很多我們現在科學是無法去解釋的事情，但實際上是發生的，你也沒有辦法用科學去否定它，因為它事實就發生在我們眼前。

現在要講一些故事，我們看這些都是清朝時代寫的，但是我要講一些現在的，然後跟這個銜接起來會增長我們的信心，不然你說那個清朝我們也沒看到。我現在說我們現代的，我看到的告訴你，親身看到。話說二十幾年前；實在講，這個事情應該算是三十年前。這個因緣是這樣的，我出家那一年，我出家到今年是三十四年，我三十四歲出家，今年六十八，前一半是俗家，後半段到今年是出家。出家那一年，台南般若精舍有一個開心法師，他的師父是台灣日據時代斌宗法師。他的師父曾經到浙江寧波觀宗寺學天台宗，寧波那個觀宗講寺現在還在，諦老的講經道場。在大陸，大家看到講寺，就是它這個寺院都是講經說法為主的；叫做禪寺，那個是在參禪的，講寺就是講經教的，講《華嚴》、講《法華》、講《楞嚴》。他到台北來，送了一個大南瓜，這麼大，我說南瓜怎麼長那麼大？送給我們，我說謝謝他。老法師他要找我們老和尚，老和尚不在，在美國，我接待就接受那個南瓜。我看他也很平常，也沒有覺得什麼。後來我們師父回來，他再來找我們師父上人，這回跟我們師父上人認識了。他是跟他的老師學天台的，天台宗是以《妙法蓮華經》為主修經典。他是專修《心經》的，他真的也是一門深入，他

跟我講，他講經就是講《心經》，《般若心經》。我們師父上人回來，他又來找，跟我們師父第一次見面。他很欣賞我們師父講《華嚴經》，所以啟請我們師父講《華嚴經》，他也是其中一個。他說你再不講，以後沒有人會講了。我們聽話，我現在想起來，當時也沒什麼特別的理解，現在理解二、三分。不講，以後沒有人會講了，所以關鍵要那個「會」，會講，不然拿來我也能講，但是會不會？問題在那個會還是不會。所以他啟請。

他回去之後，我們師父就，當時我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出家人就我一個，還有個日常法師的徒弟如道，還有個閻瑞彥居士，我們三個人，師父就給我們講，他說這個開心法師定功很深，那個定功比廣欽老和尚還深，我聽了就嚇一跳。廣欽老和尚是我的得戒和尚，我也是因緣，有很多人聽說他一生就傳那麼一次戒。大家有聽說過廣欽老和尚嗎？如果沒有聽說過的，可以網路查一下，應該有他老人家的資料。他是從大陸福建泉州承天禪寺到台灣的，在台灣台北土城，他也建了一個承天禪寺，後來在高雄妙通寺有蓋一個女眾道場，那都是給女眾住的，承天禪寺在台北。他老人家，在我們台灣都叫他「水果師」，因為他不吃人間煙火，他只吃水果。他在大陸的時候常常自己入定，入定就住在山上，採一些野草、野菜這樣吃一吃，所以他常常入定。在弘一大師的傳記裡面也有記載，他也認識廣欽老和尚，有一次廣欽老和尚在那個山上入定，人家以為他死了，要給他扛去火化，弘一大師說慢一點、慢一點，他是入定，他不是死了。他說你拿個引磬來，我在他耳朵旁邊敲三下，他就出定了。他沒死，他是入定，不是死了。結果弘一大師就去給他敲三下，他就出定了，大家才知道，原來是入定了。他這個定功，我們聽起來不得了。他是不倒單的。

以前我在家的時候，我母親她都是跑廟的，她就常常去看廣欽

老和尚。她常常邀我去，我都沒去，我去哪裡？我去景美聽淨空法師講經。我說我要去聽經，妳去吧，妳去拜，我對聽經比較有興趣。那她去拜她的，我去聽我的經。一直到了我出家之後去受戒，才去親自拜見廣老，就在妙通寺住一個月。聽說他這個戒傳完就要往生，他一生就傳一次，傳完他就往生了。很多人知道這個消息，等著他傳戒才去受戒的，我是剛好，我是剛好碰到。第一年出家，第二年剛好他傳戒，師父說你去受戒，剛好，我是很巧合的。我看他每一天都是一個小的藤椅，他在那打坐，他沒有躺下來的，這種定功我們做不到。我們那個戒場很多跟我同期受戒的師兄弟，年輕的戒兄弟，他們受戒回來，有一個戒兄弟就到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來找我，他說要掛單，我說好啊，掛單就給你準備床鋪、棉被。「不要，給我一個蒲團」，說蒲團。我說你不用睡覺？「我不倒單」，他說他不倒單。我說你要學我們得戒和尚練不倒單嗎？他說我現在是不倒單，一個毯子給我，一個蒲團，打坐入定。但是半夜起來，我看他不是往後倒，是往前倒，趴在前面睡覺。後來我跟他講，那不如去躺著睡比較舒服一點。所以那個不倒單也不好練，我看他不是倒後面，倒前面的，還是倒了。所以廣老他真有定功，定功在支持他的身體。

我們得戒和尚的定功，我看就了不得，現在師父跟我講，開心法師的定功比我的得戒和尚還深，那這個時候我倒要去見識見識了。後來我就趁著我們師父去美國的時間我就跑下去了，跑去台南般若精舍去找開心法師。因為開心法師，我們師父說他有神通。他不出名，他名氣沒有我們得戒和尚那麼大。我們台灣，包括現在大陸很多人都不知道廣欽老和尚，在台灣沒有人不知道廣欽老和尚的，但是開心法師大概沒有幾個認識的，他沒有出名，而且他也不會講普通話，他只會講閩南語。他有神通，拿一疊名片給我們師父，從那

個時候開始他就比較忙了，凡是什麼冤親債主附身什麼的來找我們師父，師父就拿一張名片，你到台南去找開心法師。那一疊名片，我們師父給他宣傳，你去找他，這個不是我的專業，你去找他，他有神通，我沒神通，所以他比較忙了；以前人家不認識他，他就很清閒。

所以那次，我到台南般若精舍去掛單，然後一到那邊，我一進門就看到開心法師在看電視，我走近一看，在看歌仔戲。歌仔戲是福建南方閩南的，在泉州差不多這一帶的地方戲，台灣很多都是從福建過去的，電視台的歌仔戲、地方戲。我說師父，你在看戲？我不是在看戲，他說我在修三止三觀，空假中。我就說那真了不得，看電視在修止觀。後來我就掛單安單好了，我就進房間了。過了沒多久就有人找上門來，從台北三重下來的，帶一個年輕人來，被附體了。我在房間裡面，他們在客廳，附體的年輕人講那個話我聽不懂，不曉得是什麼地方的話，大概我們地球找不到的。他講那個話有夠尖銳，我在房間裡面聽得就毛骨悚然，他講的我聽不懂。後來我出來看一下，年輕人很年輕，他怎麼講那種話？後來他講完了，我就聽到開心法師跟他講，開心法師說，你不要騙我了，你是什麼天人！天有幾層你知道嗎？天人穿什麼衣服你知道嗎？天人的生活過的是什麼樣你知道嗎？那個附體的被問得不敢回答了。他說天有個黑洞，開心法師講天有個黑洞你知道嗎？天有幾層？所謂你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問他也不敢講話，後來我聽開心法師跟他講，你是鬼！什麼天人？不要騙我。後來那個附體的不敢囂張，不然一開始那個話，講的我聽得都毛骨悚然。後來他就一直聽開心法師開示，不敢吭聲了。開心法師也跟他講，我知道你跟這個年輕人，你過去世跟他有緣。你要跟他來學佛是可以的，你不要靠他太近，離遠一點。歡迎你來聽我講《般若心經》，但是你不要靠近他。就是你跟

他來可以，歡迎你們來聽我講經，但是你不要附在他身體裡，你離他遠一點，自己來可以，我知道你對他沒有惡意。後來開心法師開示開示，他就感謝，就離開了，那個年輕人講話又恢復正常了。問他，你剛才講什麼？他什麼都不知道。這個我真實見聞的，親自看到的。

後來沒多久又來了一個五十幾歲的女眾，前面那個年輕人是男眾，這個是女眾。她說人很不舒服，一直想跳樓，去醫院檢查沒病，但是就是說不上來那種不舒服，說不上來那種難過，一直想要跳樓，來問開心法師。那個時候我聽開心法師講，他說我又不是醫生，又不是抓鬼的，我是法師，你們有病也要找我，有鬼也要來找我，怎麼這些統統要來找我？後來我心裡想，你要拿一疊名片給師父，那有什麼辦法！我們師父給你推薦、給你介紹，不然人家也不知道你。後來這個女眾，她說師父，聽說你能治病，我這個是什麼病？開心法師跟她講，妳這個是冤業病，那個冤家債主要妳的命。他說前世她是妳的婢女、妳的傭人，她被妳虐待，受不了去自殺，跳樓自殺了。她那個冤魂一直跟著妳，跟到這一生來了，她要報仇，她也要折磨到妳自殺她才心甘情願。後來我聽這個女眾問開心法師怎麼辦，她說怎麼辦？開心法師就問她，如果人家打妳一巴掌妳恨不恨？可能妳都恨一輩子，恨到死都還記得某某人打我一巴掌，對不對？現在人被妳逼死了，她這個恨，妳想有多深！那怎麼辦？開心法師就跟她講，他跟我們老法師講的一樣，那是冤業病，醫藥治不好的，沒用。冤業病，主要要跟冤家債主溝通，她離開了，妳病就好了。跟她談條件，看妳要修什麼功德迴向給她，她接受，她離開了，病就好了。就勸她跟她溝通。像悟達國師這樣，悟達國師那個公案也是冤業病。所以悟達國師古代的公案，現代也很多，這我們親自看到的，一點不假。

所以這些我們人生的經歷多了，你對書上寫的這個，你慢慢都會理解，人生有這個經驗了。常常看到的人，現在我們淨宗同修，講到這個沒有一個不相信的，因為他們統統看到的。所以你說有沒有鬼神？實際上我們這一生見聞就很多。所以我看《聊齋誌異》、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紀曉嵐的，他一生聽人家講的、自己看到的，記錄下來的，那個記錄不是神話。紀曉嵐他也不是學佛的，他也不是佛弟子，他是《四庫全書》的總主編，那你說他是什麼人物，他是什麼樣的道德學問，他這樣的人會迷信嗎？他寫下來那個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就是我們現在的新聞報導，新聞記錄。你現在記者去採訪，哪個地方發生什麼事情，根據發生的實際上的事情記錄下來，那不是叫新聞報導嗎？這一類的新聞報導在大陸上是最多的。它是根據事實來報導，沒有經過人去加工的，根據事實。好像佛經一開始講「如是我聞」，這個都是我親自見聞的、聽聞的，那不是自己去編的、去杜撰的，不是的，是事實發生這樣的事情，把它紀實的記錄下來。所以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我的看法不是什麼神話小說，是新聞報導記錄，都是事實發生的事情。你再對照我們《二十五史》，那個也是一個史記、一個記載。

在新聞報導當中，最理想的當然就是百分之百的紀實來記錄，那是最標準的，有些報導縱然沒有到百分之百，百分之七、八十應該都有的，所以這些我們都可以採信的，因為有那個道理就有那個事，有那個事情就有它的道理在。有一些發生的事情，只是我們現在還不明白它什麼道理，就是這樣而已，但是它還是有道理。《華嚴經》講理無礙、事無礙、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，到佛統統沒障礙了。我們現在是有礙，但是我們學佛的佛弟子一定要知道，有那個事情就有它的道理，只是我們現在還不明白它是什麼道理，這樣而已，佛全明白了。我們學佛就是要學一個明白人，佛全明白了，我



們要學得跟佛一樣，全明白了，不要再做一個糊塗人，就是這樣。好，這個雖然是題外話，但是跟這個也能扯得上關係的，這個講上帝、什麼鬼神，我講親身的經歷，也是有相關的。

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段：

【象山先生六歲時。忽問天地何所窮際。思之。至於終夜不寐。今白髮老人。日在天之下。竟不知頭上所戴者為何天。則亦蠢然一血氣之倫而已。】

這裡舉出陸象山先生。陸象山，他本名叫陸九淵（深淵的淵，八九的九），字「子靜」。他是生於公元一一三九年，到一一九三年，是南宋陸王心學的代表。因為宋朝，儒家從朱熹開始他看了佛經，發明儒家心學的道理，他也是當時心學的代表人物。象山，俗稱『象山先生』，他是江西金溪縣人，他有一個象山書院，在江西貴溪。這個書院也很有名，象山書院，應該現在這些古跡還在。是當時的一個大儒。象山先生他六歲的時候，他就會想到，『忽問天地何所窮際』，天地這麼廣大，無窮無際的，一直思考那個天到底有多大。『至於終夜不寐』，整個晚上都睡不著，一直在想這個天，這個天到底有多大，一直想這個事情。『今白髮老人，日在天之下，竟不知頭上所戴者為何天。』「今白髮老人」，現在很多活了一輩子，頭髮都白了，但是我們每一天，我們頭都戴著上天，那上天是什麼東西？何物？什麼道理？都不知道。『亦蠢然一血氣之倫而已』，「蠢然」就是說愚蠢、沒智慧，佛法講愚痴，就好像跟一般那個動物一樣的。

我們頭戴著天，所以我們在漢地，漢傳的寺院、寺廟，我們燒香都燒立香。我們這個書，大家現在看的是直行的豎本，這個大陸叫豎版的，現在大陸都用橫版的。我們這個上香，開心法師講，我也是聽他講的，他都不主張燒臥香，他就主張燒立香。他講，這個

立香是我們祖先教我們的，頭頂著天，腳立著地，頂天立地，所以香要燒立香。從那個時候，回去圖書館，我就趕快去買插的香爐，插那個立香。聽聽也有道理。所以我們講頂天立地，是我們人這個形狀，我們人現在這個形狀是站著的，跟畜生不一樣，畜生是橫的，好像貓、狗、豬、雞都是橫的，人形狀他是立的，所以人跟畜生道的形狀不一樣。所以人他生在天地之間，他是頂天立地。合乎這個天地，合乎這個天理，所以我們才作人；不合乎天理的，那叫作什麼？就是橫的，橫的是什麼？畜生道。佛經講三惡道畜生道，那個畜生不都橫著嗎？橫著叫什麼？橫行霸道。不講理，不講天理，來生來世就變橫的了。所以建議大家都看豎的，萬一沒有往生西方，來生還是做個人，不然要跑到畜生道去，那就很冤枉了。所以這個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，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就教這個。

所以我們現在建議大家多看豎版的，因為我們淨老和尚常講，豎版是點頭的，橫版是搖頭の，「不行不行不行」，豎版都是「可以可以可以」。點頭比搖頭好，所以建議大家多看點頭的。我們要弘揚傳統文化就是從這些地方做起，我們自己先做，帶動。所以昆士蘭大學校長他們很想了解現代的中國，他去找我，我只要告訴他我們傳統的中國。他了解現在的中國，他們都很了解了，很多科技他們已經在做了，也學了簡體字，但是我們的正體字他們沒有。你沒有，我們才有必要提供，給你補充；你已經有了，我們何必去多此一舉？就沒有必要。沒有的，那我們就給你建議。這些點點滴滴也都是傳統文化，所以我們大家發心來學習傳統文化，將來要教學，從我們自己做起，從點點滴滴做起，潛移默化，這樣先用身教來做起。

好，我們這節課先講到這一段，講到「亦蠢然一血氣之倫而已」，下面這段我們下一節課再來學習。

